

——“一封用愛意(液)蠟封的邀請函。”

從以前開始，同性戀就包含在情慾之中，似乎到了現代才有所不同。沒有人能夠選擇它，但曾經有過的火山灰泥裡面，也有不得不正視的記憶。他博覽群書，知道什麼叫做文化的自我意識，其中也包括時間的流逝。

周燕討厭男同性戀。

從保險套中漏出來的精液尚未乾涸。它黏稠、腥臭，被黑暗貼心地放大，一切都留在周燕的手上。周燕死死的盯著它，幾乎要忘了將它甩開——黎稚抓著他的手腕並把他拽過來。沒有水便胡亂地用自己的運動外套幫他擦拭，一指一指地那麼細心。

髒。

這樣遙遠的念頭從陰暗的小角落浮起。

保險套在黎稚的拉扯下，“啪”地一聲掉在地上。裡頭殘留的精液在它身旁灑了一圈，白如喪花，彷彿正進行一場無光的喪禮，只是死者沒有家屬。棺材中是一顆顆死去的精子，徒留陌生喪客們藏在黑暗裡垂首悲傷。它們弔念這些滿懷情意的生殖細胞，又將竊竊私語給了唯一收到訃聞的周燕。

它們爭相恐後地對著周燕耳鬢廝磨：你摸起來時還溫熱嗎？你有沒有感覺到思念？你能夠回應這……

細語被他身旁的黎稚從中截斷，但周燕聽不到黎稚說了什麼。嗡嗡低鳴取代了黎稚爽朗乾淨的聲線，如洞中泉水那樣忽遠忽近的若即若離，滴答滴答，很遠很遠。周燕細聽不了，他錯以為是石屑聲。在黎稚隔著布料裹住周燕的小拇指時，手心已經毫無殘留，唯有那死肉般的味道仍舊不肯鬆手。

蛆蟲。

周燕默默地心想，他表情如嚼蠟，看不出是什麼滋味，不過藏在好看皮囊底下的心臟卻咚咚地猛跳。稱不上什麼悅耳的聲音，倒是戰鼓，猛烈地敲打他胸骨，刺激他開始燃燒的憤怒。

但是憤怒還未過臨界點，他僅是聲音沙啞地說道，「沒事了。」周燕聲音不若往日朝氣，反是身穿暮寂，憤怒尚未清醒，便被其他生理反應瓜分，最後吵成一團混戰，他沒有嘔吐出來已屬實不易。

沒事了。

一句話，現場的聽眾不多；需要的聽眾不少。周燕、黎稚、黑暗、喪花，以及那口被花冠圈在中心的棺材，似乎都迫切地需要這句「沒事了」來填滿身上的某個拼圖空缺。好成就安定，以獲得安心。但誰也沒伸出手，留著碎片孤伶伶地被隨後趕來的風兒帶走。周燕這才發現他流了一身冷汗，黎稚也是，兩人都是一身的冷如冰霜。

而這一封夜訪的邀請函，碰巧在周燕的開學日寄達，為他拉開高中的第一年，也似乎為他鳴響了各種邀請的禮炮。

周燕討厭男同性戀。

周燕不常穿制服外套，他嫌太緊繃不舒服。某次天冷，沒有預備方案的他只得套上這件總掛在椅背上的制服外套，跟黎稚去趟福利社。周燕邊咬著橙汁吸管，將不少的零錢隨手塞進左邊口袋裡（他是左撇子），藏在裡頭的一泡“小心意”便攀著零錢黏上他的手——天知道他口袋裡的邀請是何時來？積了多少，甚至幾次？這一切猝不及防的禮物把他口袋都搞得濕軟中還有些硬。

之後，他拿著零錢的手被洗淨，同零錢一起。周燕將零錢投入救濟箱，制服外套則塞入垃圾桶，上次他還扔了一雙皮鞋。沒事了。當時的他對黎稚說道，黎稚看起來精神不穩定，就像一隻因為找不到踩痛尾巴的兇手而徬徨亂轉的狗。

沒事了。周燕又說了一次，他伸出右手亂揉黎稚的頭髮，有點摸狗的意思。然後咬著吸管，將一口橙汁吞進胃裡，標榜著百分之十的化學液體滑過食道的感覺過於齁甜，還逐漸發苦，周燕不耐地清了聲喉嚨，黎稚看著他，雙眼中飽含著難受又憤怒，這年他倆高二。

周燕討厭男同性戀。

在青春期時期，想做點壞事的衝動似乎成了人類在經歷這段年齡時特有的傳統。廣受人知的不外乎：抽菸、喝酒、騎摩托；延伸的則是：吸毒、酗酒、不戴安全帽……哦，應該說飆車，不戴安全帽與前兩者比似乎顯得微妙不合群。

高中生，特別是高三生，落在青春期的尾巴，除了上課聽講、下課寫作業以外，就是越過雷池地做些在初三時會被嘮叨到耳朵起繭的事——喝酒。周燕不怎麼抽菸，菸味嗆人，像溺水；他也不騎摩托，周燕可喜歡安全駕駛了；但酒精不一樣，熱辣辣還有點苦，刺激又真實。

「我去趟洗手間……你不要亂跑。」這是黎稚今晚的第三次廁所，周燕被黎稚的話逗得咯咯笑歪在地上，然後又灌口混酒入肚。甜滋滋有點刺舌的像是會上火的碳酸飲料，周燕照著網路教學

調一杯，也給黎稚備一杯——有酒味的蘇打冷飲，原因是他不想照顧發酒瘋的瘋狗，雖說這是他們的第一次，提前認定誰酒量差還太早。但後來的周燕才知道，黎稚今晚的頻尿行為是因為他體質不易醉。周燕嗤笑，這狗又不愛喝酒，有這體質是有個屁用。

隨著酒精口口入胃，黎稚還沒回來。周燕坐在陰暗的小巷路邊，他等得有點乏味，也有點累了。笨狗是掉進坑裡，還是狗腳不利索摔了？他晃著紙杯不怎麼耐煩地想。他還記得黎稚小時候摔倒的事，磕破傷口後留下的疤是他的心理創傷，當那口子又出血時，黎稚眼中的汪洋也會一同泛濫。

思及此周燕便嘆氣，他將身旁還未混的剩餘刺激一口悶，放下鋁罐打算去尋找那隻迷失在廁所隔間的笨狗。鋁罐鬆手後倒在地上，周燕歪了一腿。吭唧。周燕皺眉，抽著鼻子，揉揉自己腦袋，想把思緒揉得更清楚些卻只是滿頭的昏漲，連暗巷的一小盞路燈都彎腰看著他了，他卻看不清頭上那點橘光。

黑暗中傳來一點噠噠噠噠，宛若清晨的麻雀聲。

這麼快就要天亮了？他悶悶地轉著腦子想現在是幾點，想黎稚怎麼上了一晚上廁所，直到側頸傳來濕潤；今天有說會下雨嗎？他悶悶地哽了聲難受的音出喉嚨，想晨間新聞的主持人說什麼，雙腿逐漸軟綿無力。在周燕又望向橘光時，已經遭遇日全蝕，他的那雙好看的翡翠開始恍惚。

日蝕了怎麼還能這麼熱？他心想，好像被蝕了的太陽不甘地壓在他身上，周燕伸手想去推，忽爾之間，如磁的N極與N極，這份炙熱猛地被排斥得老遠。

橘光又露了出來，天亮了，麻雀在吵架。

黎稚回來了嗎，在哪兒？是不是又躲在公園的角落；是不是又躲在禮堂的幕後？是藏在綠叢中；還是用紅布裹著？但那雙藍眼睛藏綠藏紅都太明顯，怎麼就這麼笨？周燕迷糊地想。

周燕討厭男同性戀。

這次輪到他的褲子遭了殃，等他到了家才發現（還被來補習的稚所指出），不知在哪兒沾上的黏稠，濕了他臀部根處的一塊布料。

不管從哪兒看，我都是個男人啊。周燕想著，當著黎稚的面拆開褲頭金屬釦，毫不猶豫地褪去制服褲。那能對男人（我）做出這種變態事的人，無非只有男同性戀吧，畢竟，他們不就只能對著男人起反應嗎。

稚啊，我真幸好你不是同性戀。周燕對黎稚說道，這時的語氣一反往常地沒有咬牙切齒，但他卻把麟褲子發洩似的甩進垃圾桶，這彷彿已經成了他除了以謾罵來宣洩怒火的另一種技能。她們總說你喜歡我，但我知道你只是太笨了，才交不到女朋友。周燕看了眼黎稚，他語氣輕鬆中帶著一絲慶幸，勾起微笑的樣子，像精神繃緊的公獸到了一塊終不危急四伏的安心之地。

可人類似乎無論男女老幼、無論性向問題，彷彿天生就公平地都帶著一種名為“打臉”的天賦——當周燕感覺到唇角處傳來柔軟的觸感，鼻息間是混著酒味的熟悉味道時，他腦袋一片空白。一睜開眼，黎稚的睫毛幾乎與他交纏——要問為什麼周燕這次沒醉，是因為某次的他發現，黎稚總在酒後隔天表現異常，像闖了禍的狗，那雙真誠在他面前飄來飄去，做賊心虛。

是不是當我是傻子？周燕抿著杯緣，他小心地含入一口酒，酒精在他舌尖上劈哩啪啦地跳躍，他的神經催促著要更多。這可不行，他得忍耐，醞釀裝醉。周燕耐心如草原上的豹子，確實黎稚做了壞事，他說了一堆“舊賬”，有些甚至是連周燕自己都不記得的。這讓周燕突然覺得他特地裝醉卻只換了個“黎稚念舊”的情報，就像個白痴一樣。

太白痴了。周燕心想，在黎稚問他記不記得老家的那顆大榕樹時，他隨意嗯了一聲，順道拋下繼續裝醉的念頭，灌了一大口下肚，酒精的灼熱感讓他舒暢地喘了口氣。而就在他閉上眼回味這次的新品時，事情就這麼發生了。

當黎稚對上他眼睛時，很顯然黎稚一時間就明白周燕是什麼狀態，黎稚的臉色肉眼可見地發白，先前的酒精早已燒個精光。他的嘴唇顫抖，看起來很傻，周燕知道他要做什麼：試圖解釋。

但他沒給他機會。

周燕不記得自己是什麼表情，他對上黎稚的眼睛僅僅一秒便移開了視線，拎著自己的背包，將開了口的罐裝啤酒拾起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吭唧。鋁箔塞進垃圾桶的一聲響覆蓋了黎稚落在後頭的聲音：「我喜歡你，認真的那種。」黎稚說。

馬爾庫塞說愛欲是性慾的自我升華。

昔日的記憶在黑暗的小道中一擁而上，弔念的喪客成了尾隨的獨家記者，它們這次不在周燕耳邊細語，反而乘著風兒躡進他的腦袋，將一條條陌生且被周燕拋棄的句子又重新對著腦細胞開始朗讀：

你的眼睛真好看，我喜歡你；你的味道聞起來真乾淨，我喜歡你；你運動的樣子真性感，我喜歡你。

我喜歡你。我喜歡你。我喜歡你。……如果是你的話，只有屁股也可以接受。

周燕停下腳步，站在路邊，周遭行人的視線從他面上劃過，他卻只抬頭看向上方黑幕，這裡的街燈偏冷，上頭的星光被染藍，然後夜色再吞噬大半，顯得虛弱。腦中的陌生聲音逐漸打成一團，像在為自家不留名的主子拼命，似乎贏家就能夠獲得周燕的細心留意。這時個子小就有好處，周燕眨眨眼睛，一個小身影便從黑霧中脫穎而出，它小手互相捏著手指掐架，那雙藍星星一閃一閃：

沒人找到我也沒關係，反正你會找到我呀。

周燕終於低下頭去，卻蹙眉的閉上眼睛，留著它站在只夠一人卻顯得空曠孤寂的頒獎禮臺上獨自揮手。

周燕討厭男同性戀，總覺得他們的腦子生來都長在下半身。

而這份討厭，大概也將包含他的兩小無猜。